



◎ 贾彦勇

这一块朽木,是几年前和女儿在涉县西南公园玩耍时捡来的,当时脏兮兮的,沾满了泥污。

女儿奇怪地问:“爸爸,这个能干什么?”

“不知道,先带回家。”我说。

我借了花匠浇水的水去冲洗,花匠嫌弃地说:“快扔了吧,拿回家招虫子。”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,依然带回了家,放在阳台上杂物的缝隙里。这一放,就是五年。

前不久,我忽然想要一个青石鱼盆的流水板,在网上搜索一番,都不尽如人意,忽然就想起了那块朽木。

我在那朽木上铺了水苔,种了万年蕨,矮珍珠密密地爬着,像山间的草甸。一座山林世界油然而生,水从几处高峰飞流而下,时而湍急、时而和缓,穿林过涧,绕峰磐石,最后汇进下面的小池。午后的阳光穿过竹帘,碎成金箔,洒在那几道水痕上,忽明忽暗,像是山间的光阴缓缓游走。若你喜欢热闹,只需将小池的水位降低,自有泉水叮咚的悦耳之乐。

水池里是几条观背青鳉、几只樱花虾和苹果螺,金鱼藻细密的枝叶随着水流轻轻摇曳,在朽木的衬托下愈发显得生机勃勃。

把它从杂物堆里翻出来时,上面落满了灰,用手一抠,木屑簌簌地掉。五年的光阴,把它侵蚀得更厉害了,到处是孔洞,简直惨不忍睹。

可拿在手里端详,却觉得那朽木的纹理里,藏着山的褶皱、水的沟壑,天然就是一幅微缩的山水。我忽然明白了——它等了五年,是在等我懂它。

我把朽木一分为二。一半做底,天然的孔洞沟壑,无需人为雕琢,自有一番意趣;一半做景,锯出几座奇峰的模样,左高右低,依着古人青龙白虎的章法排布起来,放眼望去,竟有几分黄公望笔下富春江的意思,峰峦浑厚,草木华滋。

做好的流水板搁在客厅。只有尺把长,可我觉得,那是我的一片天地。

女儿最喜欢趴在旁边看,一看就是小半天。有一天,她忽然把下巴搁在桌上,嘟囔道:“爸爸,你把这个流水板搬走嘛,挡着我看鱼了。”

“搬走了,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”我说。

高山流水、曲径幽潭,谁也不碍谁,各司其职,又缺一不可。我无须插手,那是它们自己的天地,自给自足,自净自洁。万年蕨会结出细如尘土的孢子,风一过,便悄悄地落在水面上,被青鳉当作点心吃了。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,没人知晓,却是天地之至理。

《周易》有言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这块朽木,本是弃物;可一旦有了水,有了苔,有了游鱼爬虾,便能生生不息。天下无弃物,贵在入尽其用。

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,照在朽木上,照在万年蕨的叶尖上,每颗水珠都裹着一小片天空。那几条青鳉浮到水面,嘴巴一张一合地,像是在跟太阳对话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清潭水边,也是这样坐着,看水、看鱼,能看上一整天。那时候觉得日子长得很,怎么也过不完。后来年岁渐长,岁月倏忽而过,任我怎么挽留也是无奈。如今坐在朽木跟前,终于觉得时间又慢了下来。慢得像那水,一点一滴地淌;慢得像那苔藓,一寸一寸地长。

古人说“格物致知”,我格了五年的朽木,才悟出这一点道理:所谓格物,不是去解剖它、分析它,而是静下心来陪它坐着,看它如何把腐朽化为神奇。大概每个人心里都需要这样一个小宇宙吧。不必大,案头一隅,窗边一角,就够了。也不必金贵,朽木一块,残石几枚,野草数丛,足矣。重要的是,那里面有水流,有生命,有温柔的秩序和安宁。在这喧嚣的世上,能守着朽木之上的方寸之地,也足以安放一颗浮躁的心。

夜里,池子里的灯亮了。灯光昏黄,从下面透过朽木的孔隙透了上来,照在山上,峰峦便映出影子,照在水上,流水便漾出清凉。青鳉沉到水底睡了,虾和螺也歇了。只有水还在流,无声无息的,像时间流淌。

合上书,关了灯,静下心来,隐隐能听见那细细的水声。滴滴答答的,像雨打在竹叶上,像春蚕在吃桑叶。听着听着,就睡着了。梦里那朽木化作了大地和高山,流着水,长了树,树上挂着露珠,露珠里映着月光。女儿跑过来,指着树说:“爸爸,你看,它活了。”

窗外传来晨间的鸟鸣。我睁开眼,阳光正落在流水板上,那几峰朽木,青青的,润润的。是啊,它活了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公司龙山电厂)

采桑子·初夏

◎ 王阿强

暖风舞动千堆雪,行客匆匆。飞鸟寻踪,芳翠湖边映碧空。

青山隐隐林溪远,春晚残红。浅夏荣荣,独爱江南细雨中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衡水电厂)

初夏雨后

◎ 刘丽君



清晨的细雨悄然停歇。

我轻推窗棂,一缕温润清冽的凉意迎面扑来,裹挟着雨后泥土独有的醇厚气息,又糅合着嫩草清甜的草木香。这气息温润绵长,似可伸手轻拥人怀,又澄澈通透,丝丝缕缕沁人心脾。远处大凌河之上,薄雾袅袅氤氲不散,将堤岸依依垂柳晕染成朦胧浅绿,宛若执笔蘸水,在浅灰天间随性晕开的几笔淡墨,清雅又温柔。

此间尚无噪蝉鸣,唯有檐间残雨顺着瓦檐缓缓滴落,轻叩窗沿,嗒嗒轻响,似是初夏微凉时节的温柔私语,亦是悠然时光缓缓前行的轻浅足音,静谧又安然。

心头忽生闲情,便推着爱车缓步出门。街巷尽数被雨水涤荡干净,路面湿润潮润,低洼处积着一汪浅浅清水,澄澈透亮,宛如小巧明镜,映着雨后清亮干净、泛着淡淡柔光的天空。满城喧嚣皆被细雨抚平,往日喧嚷的清晨归于清宁,世间万物尽数松弛下来,沉浸在平和舒坦的氛围里。

我跨上单车,沿着河畔小路缓缓前行。车轮轻碾路面,链条发出细碎沙沙的声响,与风声相融,自成一曲悠然小调。没有车马疾驰的催促,唯有岁月缓缓流淌的安逸,晨风迎面拂过,微凉柔和,携着河水清润的水汽,还裹挟着远处村居的袅袅炊烟。丝丝缕缕的炊烟淡若云烟,隐于晨光之中,淡淡的烟草气息漫入鼻间,朴实温暖,熨帖人心。

行至心头偏爱之处,便停下车,悠然漫步河畔。一场雨后河水微微上涨,向着晨光蔓延的远方缓缓而去。河对岸三两行人缓步闲游,步履悠然,眉眼从容,皆是享受这份雨后清欢。眼前景致,让人心里安稳踏实。

寻一处河畔长椅静静落座,草从残留的凉气渗透衣衫,清清凉凉,舒爽惬意。河面之上,偶有几只小黑鸭悠然游过,轻划水面,漾开层层涟漪,转瞬重归平静。天际残云疏淡错落,暖阳穿透层层云絮,将云边晕染出浅浅绯红,恰似少女含羞低垂的眉眼。那抹颜色慢慢晕开,由浅粉渐转为绯红,再融成暖融融的橙红,晨光一点点铺洒开来,驱散薄雾,将整片河畔尽数照亮。

我静坐于此,思绪随心。此刻晨光河畔,清风为伴,流水相依,整片天地,都悄然归于心底。

人至中年,方才慢慢读懂闲逸岁月里藏着的万般美好。年少之时,步履匆匆,一心只顾奔赴前路,总觉得身后万般琐事催人前行,行色匆匆,满心焦灼,唯恐错失前路风光,生怕落后分毫。彼时读书只求实用,行事只求成效,交友只求裨益,凡事皆求有所得,满心皆是功利奔赴。就连落日黄昏,也只是匆匆抬眼一瞥,心底盘算的皆是往日琐事,未竟诸事,从未静下心来,静观一河流水,细赏一缕炊烟,闲看云卷云舒。

原来世间最难得的悠闲,从不是身形闲散无事,而是内心澄澈安然;从来不只是拥有充裕闲暇时光,更是褪去满心繁杂欲望,看淡世事纷扰,守得内心清宁。

晨光彻底铺满大地,薄雾散尽,河畔草木愈发明朗鲜活,清风依旧温柔绵长。历经风雨洗礼,世间万物澄澈明朗,往后余生,愿守一份淡然心境,弃一身风尘匆忙,于烟火人间里慢赏四季风光,于平淡日常中静享岁月静好。

(作者单位:辽宁朝阳公司)

家园

人文 情怀 内通 知书
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



温柔的北江

◎ 于汪洋



值夜班走出集控楼时,天刚蒙蒙亮。风里裹着初夏特有的湿润,混着厂区围墙外苦楝花淡淡的甜香,一夜未眠的疲惫,竟在这微凉的风里散开了大半。抬眼望去,只有黛色的英德峰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北江则是藏在几公里外的田野与树林后面,只把它的水汽,悄悄送到我们身边。

电厂坐落在北江畔的一片开阔处,与江面隔着几公里。我们这些电厂人,日日与机器轰鸣为伴,在表盘与管线间穿梭,在厂区里即便是站到最高的锅炉房顶都很难看到江水的影子,却总在不经意间,被北江的气息包裹。而初夏,是北江最慷慨的时节,它把温柔的风、清甜的水汽,还有漫山遍野的绿意,都送到我们面前。

我总喜欢在下班后,沿着厂区外的水泥路慢慢走,去赴一场与北江的约会。路两旁偶有大片的稻田,早稻已经抽穗,绿油油的一片,风吹过,掀起层层稻浪,带着谷物特有的清香。再往前走,是一片茂密的树林,林间繁茂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,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穿过树林,视野忽然开阔,北江就那样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眼前。

不同于春汛时的汹涌浑浊,也不似冬日枯水期露出大片浅滩的清瘦,初夏的北江在日光的浸染下是温润的碧玉色。江水缓缓流淌,平静得像一块耀眼的翡翠,将两岸的青山、绿树都妥帖地收在怀里。偶尔有运沙船缓缓驶过,船尾犁出两道银亮的水痕,许久才慢慢平复,像谁在水面上轻轻划了一笔,转瞬又恢复了光洁。江面上,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正悠闲地掠过,翅膀尖偶尔点一下水面,惊起一圈圈涟漪。

最动人的,还是北江的黄昏。夕阳悬在西边山巅,将天空晕染成橘红、玫粉、淡紫交织的颜色。江水也被这霞光染透了,波光粼粼的,像撒了一河的碎金。远处的峰林在夕阳的映照下,轮廓格外清晰,像一群沉默的巨人,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江边的凤凰花开得正盛,一簇簇火红的花朵,宛如燃烧的云霞,与天边的晚霞相映成趣。

我常常坐在江边的石阶上,什么也不想,就静静地看着江水流动。晚风拂过,带着江水的清凉,吹散了一天的燥热和疲惫。听着江水轻轻拍打着堤岸的声响,看着远处归航的渔船,还有岸边散步的老人、追逐嬉戏的孩子,心里便觉得格外安宁。有时会遇见同样来江边散心的同事,大家相视一笑,不用多说什么,彼此都懂这份被江水治愈的心情。

夜色渐浓时,江边的路灯次第亮起。远处的村落亮起了点点灯火,与江面上的渔火交相辉映。北江像一条沉睡的巨龙,安静地卧在大地上。唯有此起彼伏的蛙鸣虫吟,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夜晚。起身往回走时,抬眼望去,厂区的灯光已经亮了起来,集控楼的玻璃窗透出明亮的光,像一颗镶嵌在大地上的明珠。

我知道,那里有我的同事们坚守岗位,以汗水守护万家灯火。而北江,就像一位温柔的老友,在几公里外静静陪伴着我们。它不在我们的日常视线里,却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,成为我们疲惫时的慰藉,异乡岁月里最美的风景。北江的初夏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,有的是细水长流的温柔,藏在每一次奔赴江边的脚步里,也藏在我们这些电厂人平凡又滚烫的青春里。

(作者单位:广东清远电厂)

母亲的闲趣

◎ 高冠智

一入夏,墙外的知了就成了天扯着嗓子叫,声声鸣响落进院里,热热闹闹的,反倒衬得家里格外安静。

一天比一天闷热,院子里的草木长得格外旺盛。墙根的牵牛花顺着篱笆肆意攀爬,紫的、粉的,一串串喇叭叭叭热热闹闹地开着。台阶边种的薄荷更是喜人,叶片绿油油的,看着就清爽,风轻一吹,凉丝丝的草木香气,瞬间飘满整座小院。

天气闷热,街坊邻里都躲在屋里纳凉歇晌,唯独我的母亲,总爱往院子里钻。我看着她日日在院里转悠,忍不住打趣:“也就您不嫌热,天天往日头底下跑,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、小鸟小虫,怕是都跟您混成老熟人了。”

母亲听了只是笑一笑,不说话,近八十高龄的人了,腰板依旧挺得直直的。她抬眼朝枣树的方向偏了偏头,我顺着目光看去,树底下几只小麻雀蹦蹦跳跳,来回啄着地面。

我眯着眼瞅了好一会儿,实在看不出差别,随口嘀咕:“这不就是普通麻雀嘛,全都一个样,哪分得清谁是谁。”

母亲抬手轻轻拢了拢耳边的白发,慢悠悠地说:“你啊,只会看个表面。这些小动物跟人一样,各有各的性子,各有各的脾气,静下心来细看,差别大着呢。”

说完,她转身回屋,端出一只粗瓷大碗,里面装着提前碾碎的玉米碴和小米。走到院中平地,手腕轻轻一扬,细碎金黄的谷粒,便零零散散落在青石板上。树上的小麻雀警惕性很高,一开始只在枝头张望,来回踱步、探头探脑,观望了许久,确认没有危险,才小心翼翼地、三三两两地凑过来吃食。

母亲就静静站在一旁看着,嘴里轻声絮叨着,跟唠家常一样:“小灰,慢些吃,别跟大伙争抢。小花,好些天都没见你过来转悠了。还有最胆小的点点,别躲在后头,大胆过来吃两口。”

我站在旁边,一时有点恍惚。原来在我眼里一模一样的麻雀,在母亲心里,早有了专属的名字。跑得最快、浑身灰扑扑的是小灰;翅膀带着淡淡黄斑、模样秀气的是小花;每次怯生生、缩在最后不敢靠前的小不点,就是点点。日复一日地投喂,她早就摸清了每一只小鸟的习性。

十分钟后,麻雀们吃得肚子鼓鼓囊囊,扑棱着翅膀飞回枝头,叽叽喳喳叫了几声,便四散飞走了。



母亲拾起空碗,坐在廊下的竹椅上歇着,我挨着她坐下,听她慢慢说过去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,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体力活,大半辈子都在辛苦劳作。退休之后,亲戚邻居都劝她好好享福,歇歇手脚,可她忙惯了,根本闲不住。别人爱热闹串门,她偏偏喜欢守着自家的小院,种菜、浇花,日子过得简简单单,却格外充实。

除了侍弄院子,母亲最大的爱好,就是看书、写字。

她抬手指了指窗边叠放的几本书,眼里带着藏不住的欢喜:“人老了,手脚闲不住,心里更闲得慌。没事干的时候,翻翻书、写写字,日子也就打发过去了。”

母亲没读过多少书,却凭着自己的喜欢,养成了随手记录的习惯,床头、桌角,随时都放着软皮笔记本。院子里的花木盛衰、出门撞见的新鲜事、读完书的零碎感悟,还有她年轻时的陈年旧事、生活里的喜怒哀乐,她都认认真真记录下来。

不知不觉,竟写满三个本子。说着她转头望向我,目光温软,藏着几分小心翼翼的期许,宛如期盼心愿落地的孩童:“我文笔粗浅,行文也没有章法,平日里随手记写,不过消遣闲时时光。我心里存了个念想,倘若你待空,帮我把文稿梳理一番,装订成一本小册子。不必示人,也无需刻意装帧,只留作纪念。往后年纪大了翻一翻,便能留住平日点滴。这事你帮我张罗一下,行吗?”

风缓缓吹过院墙,院中的花叶轻轻晃动,耳边的知了声依旧连绵不绝。望着母亲恳切温和的神情,心头一阵温热。不过是一方小小的烟火小院,几小时时往来的小鸟,三本写满岁月的手稿。母亲的心愿不大,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,认真热爱生活,认真留住属于自己的光阴。

这般朴素纯粹的热爱,最是动人。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矿)